

九、出關與遊台灣日本

我於民國三年的秋天閉關，滿足三年，應該要到民六的秋季。但我到了民國六年的立春早晨，忽然動念要出關了，即著人請了老來開關。了老原希望我早點出關好幫他的忙，故當下極欣喜的就為我舉行開關儀式，我坐了籐轎，就前後寺，佛頂山以及志圓、昱山等處走了一轉，初見莫不愕然，旋即歡然有到錫麟院來敘談的。我剃了髮，但從此便留了唇上的鬚。我仍住在開了關的房子內，了老要我入寺任職，我因動遊興，在普陀山遊息了十餘日，去寧波看契老，就住在觀音寺。契老在數年前，已把觀音寺交妙和住持，那時妙和死了，如惠接手，與妙和徒弟鬧了幾個月的官司，我因此也被留在寧波過了數月。至觀宗寺訪諦閑法師，談葉譽虎等任經費，請就觀宗寺主辦觀宗學舍，請仁山當副講，來學者有常惺等。並去天童訪淨心和尚及育王訪宗亮、源鼉等。又去上海錫麟分院住了一回，有王一亭居士相往還。一亭民四夏進香普陀，訪我關中，曾以詩投贈，因相契重。玉皇去秋至慈谿普濟寺閉關，曾往相訪，至是破關來甬。時契老已接住鄞西寶岩寺，遂共往過夏。秋間，曾偕劉驥達道尹、汪旭初秘書、王（原稿不明）縣長，過圓瑛接待寺，訪梁山伯廟。

又在寧波觀音寺與陸鎮亭太史、圓瑛、王吟雪等，結木犀香詩社，頗有唱和。

時台灣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寺主善慧，請圓瑛去講演佛學，並託代請水陸正表及頭單香燈。水月法師及他的法徒靈意，已應擔任水陸之事；圓瑛以寧波接待寺、福建會館等事忙，轉請我去。我久圖往遊日本，遂要圓瑛先與善慧函約，若能台灣事畢陪我去日本一遊，方允前去；善慧函復，意甚殷懇，願陪遊台灣、日本諸處。以從滬直往台灣的人，須護照等手續較繁，故宜由滬乘日本郵船到門司，由門司再轉基隆。附來上海、門司的日本旅館介紹信兩函，託一路照料。我乃與水月法師及靈意赴滬候船，慈谿保國寺主一齋等餞行於禪悅齋，由上海某日本旅館照料上船。經兩晝夜抵門司時，善慧預託之旅館已有人來迎接。雖言語相隔膜而寫字可通，尚未甚感不便。下女招呼入浴，水月法師等頗詫異風殊俗。經一宿，次日下午即上船，開抵基隆，則月眉山已有人來接，善慧門迎至客室安居。寺參用福建、日本形式，疏豁清曠，因新造落成，柬邀全台灣僧俗佛徒及當地檀越護法官商來山作法會一星期，設講演台，我及日本布教師三人輪流講演佛學。日僧由善慧剃徒德融翻譯；我的言語也非台灣人能懂，由善慧親自翻譯。先印「人生」及「佛教兩大要素」等講義傳布。而水陸內壇因會泉未到，臨時請我兼水月法師助表。靈泉法會畢，遊息基隆數日，應許梓桑等紳商宴會，寫字多幀。遊台北，寓曹洞中學林，則係日僧、台僧合辦。

基隆為商埠，而台北為都會。乃台灣精華所萃的現代都市，有公園、游泳池等。基隆的水族館及台北的溫泉浴，深留美感。善慧回送水月法師徒到基隆，上船歸滬。

我住中學林，由德融陪遊數日。善慧再來台北，籌劃台灣的旅行，告以台中將開全台灣覽會，當地佛徒來請我與善慧主佛教講台。然以尚有旬日餘暇，先應彰化曇華堂請，講演一次。台灣的齋堂，大抵龍華教徒，即兩湖等地所謂大乘門或清淨門是。在台灣已從日僧或台僧的指導，改稱佛教龍華派。彰化是台灣舊時的府城，尚多漢文學者。一日，彰化廳長日本人勢山，及台人新聞記者施省庵等宴集，我與唱和極盛。繼應台灣著名巨族林家的邀請，與善慧偕訪林獻堂等於阿罩霧，園宅閎麗，具舊家雍容氣度。盤桓二日，至台中，則展覽會已經開幕，巡遊一周，見土番來參觀者頗多。以距阿罩霧百餘里的台灣中部山林地帶，有生番區域，猶未同化，日人時進伐，亦時出殺日人，此來參觀者則為已同化之熟番。我寓台中十餘日，凡講演六七回，仍善慧翻譯；並有日僧輪講。曾接鹿港某遺老來信，不勝淪亡感慨，思慕祖國之心甚切，約遊鹿港，未果行，我曾以詩贈答。然台南為鄭成功治台灣舊都，鹿港亦昔日盛地，為憑弔古蹟名勝者所當至；善慧與我皆擬早了遊日本之願，遂未前往。台中會畢，已十初下旬，乃返基隆待船赴日。

此次由基隆赴日，首先到達者為神戶，寓台灣商人莊櫻癡家。莊君係神戶鉅商，廣交

遊，信佛而喜吟詩，所友多文士騷客，係善慧故友，招待我甚殷勤，集諸詩友唱和談讌，導遊神戶密宗的東大寺及名勝風景，留連數日，談曾捐資助修到高野山道路，擬同往高野山未果。我以西京（即京都）為日本舊都，佛利多在其地，遂由善慧向此目的地而前近。聞廣島風景極佳，順遊一宿，風物頗為妍麗。又經福岡一宿，有公園亦名後樂園，一路皆紀以詩。抵京都，寓善慧相識一佛衣商店，約一星期，訪淨土宗的圓山，天台宗的三十三間及金閣寺、銀閣寺，臨濟宗的天龍寺，真宗的東本願寺、西本願寺，又遊各處市場。至某大舊書莊，購古本佛書如唯識樞要，唯識了義燈、唯識演秘、觀心覺夢鈔等，就佛衣商店購九蓮袈裟一襲為紀念。善慧因受寒及以事須早日回台，乃於奈良、名古屋、東京等均未及遊。歸抵神戶，仍寓莊宅。善慧待船返台，先送我上直回上海船而別。船上遇吳希真，傾談甚樂。船泊長崎，同登岸略遊，風浪雖大，幸未嘔吐，即平安返滬。抵甬後，編集詩文遊記等成一冊，題曰東瀛采真錄。以徒弟乘戒赴台灣中學林留學之便，攜去由靈泉寺印行，記載頗詳，現在已但憶大概。此遊的成果，即證明了我所作的整理僧伽制度論，如分宗組織等確與維新以來之日本佛教堪相印合。而本原佛義，聯成一體，則猶較勝日本一籌。使中國能成為歐戰前的近代民主國家者，應可見之實施。